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序

臺察東萊孫公[illegible]自公多暇出其[illegible]皇明諸疏覆爲校[illegible]而語余以意曰斯在昔柱下殿中之業也某不佞願與天下士卒業焉蘄公一言以爲序余受而閱之爲卷七十爲章二千六百七十有

五而洪永一之熙宣七朝二之嘉隆五之萬曆諸疏則弗及焉其慎也閱已余乃稱曰夫自昔聖君莫不願臣昌言而自昔賢臣亦莫不願盡言於君其交相願於有言也而說者猶謂言難言何難哉非有忠愛之心則叩墀訶殿僅以濟私而猶名故立誠難有其誠矣而體

要權變容有未晰則無以曉人而
回天故識體難然適弗逢時與當
盛時而幾弗遇主若唐之有陸漢
之有賈周宣之有杜伯獨非難乎
是以貴論世也昔者竊聞長老言
二祖開天聖神莫及 其威斷尤莫測
而銳精創垂永懷壅閉故有一闢
說而立致顯貴者熙宣以還天下

之乎久矣道政交新
明良迭作其引裾而止輦代有之即
救弊而爲弊所乘伐奸而爲奸所
柅者閒亦有之而其言竟無弗昭
録者
世皇入繼大統廓清霧霽駿駿同符
祖矣其神聖威斷由是也四十六
年之中創述雲蒸言議濤湧是爲

盛際而議禮者或襲成說而加固
議獄者或守成法而加激伐奸救
弊者亦或師成心而加驀
人主異焉乃有顯之而用之者有弃
之而用之者亦有大弃之而用之
者是曰同符
二祖
穆考繼統以寛仁培國脉以温厚乎

人情學士先生發抒於亭鬱之後而卷之紛如其忠也抗嬰於汹穆之中而捷之數如其直也小者報聞大者立行而竟七年未有一大創者弘哉

聖德遜哉　顯謨是其難類不在上令觀在鈔諸疏勉勉肫肫孰非發諸忠愛即有一或依於名而未始

不爲忠言也其所陳説經畫匡計
糾正孰非忠言即有一或遠於事
而未始不有獨見也則又所謂難
而無難者總之曰
主聖臣直夫惟臣之直而
主之聖益以光顯而洪延我
國家所以遠邁漢唐宋而上齊二帝
三王者要在茲乎今

國史宬在金匱石室其副亦不顯殿
中柱下又其副乃在今世所編疏
録與諸所纂名臣録中盖如奕之
有譜醫之有案存什一於千百豈
其盡之然奕不盡於譜而善奕者
或繇譜而心巧醫不盡於案而善
醫者或繇案而意神故罔羅佚簡
綴緝成事以待世之奕秋倉公者

曰

聖之盛德具是已二百餘年之文獻具是已中衰外宇海徼山箐夷荒戎莽之情狀具是已立誠君子

逢時遇

主儻由是以考鏡之則其端委可見流變可睹而所謂神巧可從出也無謂言難其斯孫公之意乎孫公

名句東萊人其按吳越職鹺賦而
奮身以靖越變悉心以濟吳艱遭
逢
明聖有言輙行而立誠識體宛與諸
鈔相望第以事在萬曆身任編劘
不入刻而以余嘗逮事
皇間有陳說則出其舊所鈔者一
二綴之末簡以刻余止之而不以

其委序也則又辭之而不可嗟乎余亦嘗廁殿中柱下之職也其忠言嘉謨既有愧於在鈔諸君子而紀

明聖不泯賢哲大業又有愧於孫公即序之不孟有餘愧乎然以不能而又不可也則又強其愧心而序之

萬曆甲申四月望日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雲蕭廩書

刻

皇明疏鈔序

余少時業好觀

國家故事比通籍備員輦轂為行人諸諏之暇時從史館中秘諸郎閱所藏書并臺省所下章奏有當於心者輙手為鈔錄納之篋中自謂稍稍見虎一毛已幸

上扱置臺端月發貯故篋不廢項

奉

命榷鹺吳越而是篋也載軺車中相

隨以往巳事而竣而代者業復報

遷余優游坐食無他營於是畢取

篋中諸鈔彙次之間裒諸名家所

嘗編輯者以廣吾所未備藻質具

存法異兼採盖自

國初迨嘉隆間總之凡若干篇題曰
皇明疏鈔授梓以傳余惟古者有記
言記事之史即今太史所注起居
實錄及公卿百司所上章奏是也
周禮宗伯之屬有御史一人居柱
下典掌書史而漢官儀亦曰殿中
御史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
內受公卿章奏乃知綱羅舊文以

彰法戒固御史事爾
明興以来
祖宗制令金匱所藏職在太史渢渢
乎與三五明聖並麗而名卿碩輔
諍臣拂士諸所論思匡糾鴻猷石
畫迄無成書以備史官之缺亦司
職事者之過也余不佞遡觀兩漢
諸臣賈誼太息而危明主鼂錯慷

慨而陳大計汲黯匡衡之徒或志在拾遺或心存補闕言無詭激事有明徵方之與謨亦其流亞降及李唐魏徵密勿於熈朝陸贄徘徊於庸主厥有數陳並稱遺直宋之先代典則猶存至其末葉枝蔓滋甚竅言累牘强所難行乖本實矣今朝郅隆綦盛上軼黄虞一時言議

之臣類皆攄忠佈悃不離故實而
誠意周浹藹然忠君愛國之思上
視兩漢殆與之方駕而趨矣乃今
所次要在闡皇王之略析理亂之
源燭事機之會用以翼君德而裨
民生其他猥瑣務疵求瘢索不屬
陳善之科者槩不敢錄昔人稱廢
明聖盛德不載滅賢士大夫之美

不述輒引以爲過余不佞無所知識何敢比於校次之事乃私心幸際

休明獲以其間彙爲一代成書傳之

同好不惟名卿碩輔諍臣拂士之業燦若指掌而

列聖止輦之風歷萬年如日中天矣即余不佞亦庶幾補職司之曠云

萬曆甲申季春既望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東萊

孫旬書

皇明疏鈔目録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東萊孫旬彙輯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新都游應乾
杭　州　府知府吳郡張振之
同知豫章喻　均同校

卷之一

君道一

法天順人疏　王禕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疏　桂彦良
大庖西上封事疏　解縉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資治策疏　王叔英
養聖躬勤政論惇孝義疏　章綸
獻言圖報疏略　丘濬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升
建言疏　胡世寧

卷之二

君道二

上中興政本疏　李賢
政治終始疏　彭韶
講學親政疏　王鏊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永保天命疏　李文[illegible]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論時政六要疏　黄鞏
卷之三
君道三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陳言疏　姜洪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玉
八事疏　毛鳳韶
陳言治道疏　賀欽
大本急務竭愚衷以圖報稱疏　孫懋

卷之四

君道四

陳言十漸疏　余珊
忠益疏　胡世寧
乞重天命以興聖治疏　何孟春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纘
立本慎幾明法疏　沈教
慎五始以隆新政疏　任惟賢

卷之五

君道五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劉忠

獻愚忠以答 聖眷疏 楊一清
初政第二劄 霍韜
固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務學親賢養 聖體疏 鄭慶雲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正 國體慰群心以全 聖孝疏 李儼
獻愚忠以裨 聖政疏 管一律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 聖治疏 方鳳
安內攘外以隆 中興疏 何維柏
定言崇儉以光 聖德隆治安疏 王時舉

卷之六

君道六
保泰九劄疏　吳時來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陳以勤
披衷獻議少裨聖政疏　陳以勤
效愚忠陳末議疏　吳嶽
竭瀝血誠以圖報答一疏　周怡
卷之七
君道七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應明詔罄愚衷疏　王得春
進太平四劄疏　張國彥

勤　朝講重延納以臻熙隆疏　張　鹵
敷陳大政切務以裨中興盛治疏　夏　栻
重延納廣聰明以隆新政疏　胡應嘉
勤初政以保天命疏　魏時亮
竭愚衷補衮職以隆萬世治安疏　劉奮庸
培養無疆景命疏　蕭　廩
卷之八
聖學
緝熙聖學疏　薛　瑄
開經筵疏　楊士奇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請復經筵疏　曹鼐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鄭一鵬

勤聖學疏　王好問

法祖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疏　張翀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玠

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濂

正法守申令式疏　洪異

卷之九

儲貳

早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覬疏　羅玘

東宮聖學疏　霍韜

早舉東宮朝儀疏　羅洪先

養聖功端國本疏　周冕

慎選宮僚疏　呂應祥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疏　唐順之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慎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豫求輔導機宜疏　張國彥

卷之十

闈

舉盛禮以光聖孝疏　馬明衡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宗藩

酌大義以全藩王聖孝疏　林俊

選輔導以全宗室疏　馬文升

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遵成憲守明旨以慎藩封疏　殷士儋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張居正

卷之十一

好尚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扶植國本疏　林俊
黜異端以隆聖治疏　屠僑
禁邪誘以斂聖福疏　李錫
闢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鳯雲
亟誅蠱惑遺姦以隆聖治疏　張翀

除邪類以建皇極疏 劉世揚

黜異端懲小人以隆聖道疏 安磐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梧

闢左道以保聖化疏 鄭一鵬

決聖意以毀佛象疏 朱演

卷之十二

巡幸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止行幸疏 王好問

玩賞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乞取回收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請停造鰲山燈疏　朱衡

貢獻

止貢夷疏　倪岳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翀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翀
却貢獻以光聖德疏　鄭一鵬
却異物以養聖心疏　張禄

十三

遺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俯從諫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翀

乞止差官織造疏　張嵩

停差遣以恤邦本疏　張原

停止織造監臣疏　韓奕

停差官以塞弊源疏　解一貫

暫停織造以蘇遺民疏　吉[illegible]

追罷遣差疏　章僑
停差遣以回　天變疏　吳幹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祺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慎差遣以廣　仁恩疏　郝杰

卷之十四

命令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黃重
法　祖宗慎睿旨以光　聖治疏　顧溱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僑

信詔旨以正國法疏　許復禮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壁

平政令示鎮靜以定危疑疏　曾忭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慎大柄審大號以隆大業疏　李學曾

重批答以清執政疏　黃臣

卷之十五

爵賞一

慎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

慎爵賞嚴主威以正國體疏　張九敘

愼名器以惬公論疏　許復淮
裁倖進以申公論疏　許相卿
遵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重官賞以全　國體疏　安磐
愼重爵賞疏　張原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惜名器以全戚畹疏　王瓚
愼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汭
靳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壁
愼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壁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壁

卷之十六

爵賞二

杜傳乞以光聖政疏　夏言
辭免陞擢疏　王守仁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請差官查勘功次以明賞罰疏　余子俊
止傳乞抑倖競疏　鄭一鵬
慎爵賞以弭釁端疏　鄭自璧
斬濫恩以重名器疏　鄭自璧
抑倖進以遵大禮疏　解一貫

杜請乞以慎名器節秩廩疏　劉體乾
閩廣軍功既錄再獻愚忠疏　張鹵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疏　管大勳

卷之十七

脩省一

脩省十事疏　劉球
應　詔陳言疏　陳俊
奉　勅陳言疏　鄒緝
脩政彌災疏　范珠
脩德彌災疏　展旒
應天以實疏　賀欽

二十八
脩省二
脩德政弭災異疏　商輅
應　詔封事疏　鄒智
欽崇　天道疏　鄒智
脩省以謹　天戒疏　柴昇
災異陳言疏　馬文升
因災變思患預防以保固南都疏　馬文升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應　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慎刑弭災疏　何喬新

卷之十九

脩省三

遇灾脩政疏　曹璘

陳萬言以裨脩省疏　何孟春

灾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曾鈞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卷之二十

脩省四

灾異陳言八事疏　王守仁

灾異脩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懼灾脩省疏　朱鳴陽

陳言脩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懼災脩政疏　劉瑞
省　聖躬以答　天戒疏　郭宗皐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濟
實脩省以回　天意疏　蘇信
務實德以答　天戒疏　彭汝寔

卷之二十一

脩省五

急脩大本圖治安以盡脩省疏　楊一清
陳言消變疏　仲選
陳愚見以裨脩省疏　吳仲

急勵聖志以答天變疏　秦武
懲既往戒將來以回天意疏　毛玨
嚴交脩以答天心疏　程啟充
脩省陳言以答天戒疏　蕭一中
乞脩省以消大變疏　周瑯
錄臣言以弭天變疏　周瑯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何維栢

卷之二十二

脩省六

脩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遵明旨陳時政以答天戒疏　張潮

謹天戒以隆盛治疏　唐胄
因天災以圖治道疏　丘九仞
陳言脩省以消天變疏　華湘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栻
省咎陳言以回天意疏　王應鵬

卷之二十三

脩省七

弭災變疏　吳巖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自劾不職以弭天變疏　楊言
自陳乞罷以弭天變疏　鄒守益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亟脩省以回天意疏　何起鳴
因變陳言以實脩省疏　李鳳来
極陰成象災變異常懇乞省圖疏　周弘祖
陳末議以弭災異疏　郜光先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卷之二十四

弼違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何孟春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林俊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琊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逵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陳切務以裨聖治疏　王俊民
戢憸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戒逸豫以光聖德疏　高世魁
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疏　王洋

卷之二十五

術遠二

憫人窮鄙人言以昭　聖德疏　楊一清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聽忠言信　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巳

聽忠言信　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巳

崇節儉以隆　聖德疏　魏時亮

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疏　魏時亮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　民計疏　詹仰庇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　國用疏　傅孟春

擴善端以寬無辜重舊以保至治疏　陳相

乞恩裁省以安民生疏　蕭　廩

卷之二十六

釐正一

駕帖辯疑疏　王　恕
請革西廠疏　商　輅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　瓚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　玉
去疑貳專委任以杜神姦疏　張　逵
重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疏　田　美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政疏　邵　錫
裁濫役以節京儲疏　鄭自璧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璧
奉　旨查明銀兩疏　劉寀
舉正欺弊疏　劉寀
一群心以圖治本疏　趙漢

卷之二十七

釐正二

重　明詔懲奸黨以隆　新政疏　汪文盛
思患預防疏　周用
飭法令懲奸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預防流弊激勸臣工疏　劉黻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疏　張嵩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韋僑
乞寢貪圖以保元化疏　韋僑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
信　詔令以蘇民困疏　黄臣
舉欺弊明法守疏　鄭自璧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遵成法以重民命疏　蕭廩
復成法以慎杜奸萌疏　張鹵

卷之二十八

國是一

扶植綱常疏　羅　倫
採衆言定國是以便遵守疏　王　瓊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聖治疏　浦　鋐
明大奸以廣言路疏　李學曾
遵成憲開言路疏　汪　珊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陳時明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　講
採輿議以定大計彌遠患疏　曾　忭
卷之二十九
國是二
開聖心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　漢

議功罪以存 國體疏　曾忭
正 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　許讚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 國是疏　曹嘉
和大臣敦 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承 詔命正會議以明 國是疏　張鹵
明言責正人心定 國是疏　汪文輝

卷之三十

時政一

奏上時政疏　商輅
應 詔上書疏　李夢陽
陳[illegible]利病疏　孫原貞

條陳弊政疏　李承勛
建言時政疏　王一夔
六事疏畧　劉玉
卷之三十一
時政二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應詔陳言時政疏　萬鏜
條陳因時興革以便官民疏　萬鏜
應詔陳言內治外攘疏　劉珝
卷之三十二
時政三
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桂萼

陳愚衷以恭復聖諭疏　郭維藩
條獻末議以裨聖政疏　陳以勤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士儋
陳愚悃以廣天恩疏　顧存仁
遵明旨陳民瘼疏　潘季馴
陳愚見以裨聖治疏　凌儒
攄群情以裨安攘疏　又旱災疏　游震得
卷之三十三
時政四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應詔陳言切務疏　王世貞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鹵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竭愚忠以陳政要疏　鄭履淳
卷之三十四
援直一
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鍭
建言疏　何孟春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啟充
加意聽納以勵臺官疏　章僑
録愚忠以光聖孝疏　陳洪謨

體群情以保治安疏　李　高
述格言以資治道疏　鄭洛書
容直言齊嚴譴以廣　聖化疏　陳時明
優容諫官疏　衛　道
宥戇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疏　田　麟
容諫臣以開言路疏　鄭本公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李學曾

卷之三十五

援直二

容狂直廣聽納疏　汪　思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illegible]

乞賞直戇近臣以昭聖德疏　張翀
應詔陳言以弭災變疏　周天[illegible]
開言路以圖新政疏　王官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鄭一鵬
宥狂直以光聖德疏　韓楷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
宥狂直以安宗社疏　葛鵾
宥言官以存國體疏　梁世驃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謝汝儀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啟充
宥言官以廣聖德疏　沈漢

仰戴天恩恭陳末議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陳末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

卷之三十六

援直三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　聖德疏　岑用賓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　聖德疏　王嘉賓
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宥法官以重風紀疏　蕭廩
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疏　張渙

禮臣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　皐

謹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何天衢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聖治疏　李　錫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　奇

博采群言恭陳親政事宜疏　高　儀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栢

亟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溫　純

卷之三十七

用人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恕
重守令疏　李承勛
任人圖治疏　彭韶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擴大公以賛聖治疏　霍韜
慎考察辨邪正疏　毛愷
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湛若水
謹用人以免物議疏　許復禮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慎選撫臣以安地方疏　解一貫
脩大政祛沉弊以隆聖治疏　孫應奎

卷之三十八
財用一
民財空虛疏　何瑭
會計足　國裕民疏　韓文
裁革冗員以節冗費疏　張文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廉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鈔關禁革事宜疏　梁材
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富彊疏　潘潢
議處全陝屯田以足兵食疏　潘潢
卷之三十九

財用二
財用詘乏懇乞聖明節省疏　劉體乾
省冗食以裕國儲疏　黃重
請給料價疏　楊巍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卷之四十
財用三
足國裕民疏　李邦義
查理倉漕夙弊以裕國計疏　王國光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國計疏　鄭大經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駱問禮
清查欺冒以裨國計疏　詹仰庇
節財用恤小民以固邦本疏　李巳
遵成法明職掌疏　劉繼文
豫處國計以保邊圉疏　蕭廩
卷之四十一
賦役
乞恩分豁土地疏　彭韶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萬鏜
查處皇莊田土疏　林俊
傳奉勅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林俊

乞正谷大用侵田疏 楊廷和
全大信昭王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議處王府牧地以飭防裕餉疏 蕭 廩

卷之四十二

征榷

代題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章 懋
處治鹽法事宜疏 陸 深
鹽法實邊疏 梁 材
淮鹽利弊疏 霍 韜
兩廣鹽利疏 黃 佐
浙直鹽法疏 周 [illegible]

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郭　登
覆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李如珪
陳言鹽法疏　王朝用
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　頡

卷之四十三

漕運

論漕運積債之害疏　叢　蘭
搬運倉糧疏　劉大夏
攢運糧儲疏　唐　龍
漕例疏　俞　諫
漕例疏　王　瓊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王宗沐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王宗沐
條列漕宜四事疏　王宗沐
議復臨德二倉糧疏　徐栻
卷之四十四
輿圖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建言陝西地方重務疏　徐恪
改建府治添設兵備以便民俗疏　余子俊
荒政
請復重地憲臣以圖治安疏　張佳胤

旱災疏　汪文盛

議救見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大同停徵稅糧疏

賑濟疏　唐龍

卷之四十五

禮儀一

廟制疏　楊守陳

祧廟疏　倪岳

乞明典禮以正　尊親疏　何孟春

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重　陵寢斥邪佞以安　宗社疏　胡世寧

守禮儀以明　國論疏　鄒守益
陳愚忠以裨郊議疏　萬鏜

卷之四十六

禮儀一

正典禮第一疏　張孚敬
正典禮第二疏　張孚敬
正典禮第五疏　張孚敬
正典禮第七疏　張孚敬
廟議第一疏　張孚敬
廟議第二疏　張孚敬
議樂舞疏　張孚敬

再議樂舞疏　張孚敬
覆正祀典疏　倪岳

卷之四十七

禮儀三

請　勅廷臣會議　郊祀典禮疏　夏言
申議　天地分祭疏　夏言
申議郊祀　二祖並配疏　夏言
參酌古今愼處廟制疏　夏言
重　陵寢以培　國脉疏　夏言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皐

議舉典禮疏　王　治
重大典疏　王好問

卷之四十八

禮儀四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議孔子祀典疏　張孚敬
薛瑄從祀議疏　霍　韜
正祀典以光　聖治疏　姚　淶
請革祀元世祖疏　陳　棐
請廟祀二忠疏　黄　相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　胄

卷之四十九

曆律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學校

論太學疏　李賢

修明教化疏　謝鐸

修明學政疏　桂萼

風俗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嚴考覈以正士風疏　胡世寧

欽遵聖訓嚴禁奢侈疏　汪鋐
存國體勵士風疏　胡汝霖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卷之五十

武備一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防患疏　于謙
撫治荆襄疏　王恕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升

題刊印武書[illegible][illegible]僉將材疏　馬文升
遼陽時政疏　王崇之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卷之五十一

武備二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修舉武備疏　徐問
預修武備疏　江律

修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疏　管　律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陳時明

卷之五十二

武備三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請議南京守備事權疏　王廷相
計處清軍事宜疏　王　憲
稽古今戍法以備戰守疏　程文德
修舉農兵以保萬世疆域疏　葛守禮
經畧邊務以圖久安長治疏　李　棠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振戎機疏　張　悤

卷之五十三
武備四
陳愚衷效末議以保萬世治安疏　胡松
益兵據險以衛中華疏　韓邦奇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客兵疏　唐龍
仰聖斷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忭
卷之五十四
邊防一
宣府軍務疏　于謙
預備大同邊務疏　于謙
議和虜不便疏　于謙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 盛業疏 于謙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備邊疏 黃仕儁
建言邊務十事疏 劉定之
邊務疏 商輅
防禦大同事宜疏 李承勛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 國威疏 李承勛
卷之五十五
邊防二
禦虜方畧疏 馬文升
上邊議八事疏 王瓊

陳言懷外疏　汪循
備邊事宜疏　倪岳
備邊事宜疏　董越
保固疆場疏　陳璚

卷之五十六
邊防三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汪鋐
備邊六事疏　李傑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疏　史道

陳膚見以贊修攘疏　王煒

卷之五十七

邊防四

備邊十策疏　胡世寧

籌邊疏　趙伸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翀

欽奉聖諭禦邊疏　侯綸

卷之五十八

邊防五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清

夷情疏　霍韜
申嚴邊防以彌虜患疏　唐龍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唐龍
奮乾剛整王師以綏四方疏　胡經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奸萌疏　曾忭
勦虜收功乞勅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　辯
卷之五十九
邊防六
罷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張東壺
欽奉聖諭條陳邊計疏　楊　博

滅虜六事疏　程文德

陳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疏　張鹵

即時事飭人心以圖安攘疏　張鹵

懇乞入衛番休以甦疲鎮疏　蕭廩

卷之六十

征討一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議處四川土官事宜疏　余子俊

南贛捷音疏　王瓊

貴州捷音疏　王瓊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論刑獄疏　黃綰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正國法以光聖治疏　唐樞

卷之六十五

刑獄二

遵舊制平刑獄疏　劉濟
議處重罪以存國法疏　劉濟
緝訪事宜疏　歐陽一敬
請辯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禁刑獄之濫疏　毛愷
禁酷刑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正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河渠一

議疏黃河築決口疏　劉大夏
興水利以充國賦疏　吳巖
定計謨以袪河患疏　徐恪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胡世寧
興水利以救民患疏　汪鋐
論治河理漕疏　黃綰

卷之六十六

河渠二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軏

處河患恤民窮以裨治道疏　王軏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韜
沔陽修堤疏　儲洵
賑饑治水疏　葉紳
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呂光洵
黃河勢將北徙疏　洪朝選
理河事宜疏　周用

卷之六十七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升
欽遵　勅諭申明　憲綱疏　汪鋐

忠節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楊僎

錄忠裔以均邺典疏　章僑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

亟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束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廣恤典以光聖治疏　王治

闡揚幽忠以彰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籲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懇乞天恩容令身代夫囚疏　沈束妻張氏

外戚

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
裁抑戚畹恩華疏　張漢卿

近幸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劾宦官疏　韓文
急除大逆權宦以禦大亂疏　林俊
應幸討戮宦賊疏　林俊
抑權宦杜紛更疏　戴金
斥奸佞杜深患以隆治化疏　楊永祐
乞除大奸以正大法疏　劉㝡

杜群奸以保治安疏　趙　漢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　漢
遵詔旨戒專横宦臣疏　鄭自璧
糾劾近倖疏　章　僑
慎名器裁幸恩以隆聖治疏　周弘祖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卷之六十九

權姦一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罷奸佞以勵臣節疏　王　廷
褫奪跋扈權奸疏　高　時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乞察奸邪以光安攘大業疏　吳時來

亟處大憝以謝天下以靖虜患疏　張翀

卷之七十

權姦二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罷斥姦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貪橫廕臣欺君蠹國疏　鄒應龍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
督臣欺横不法亟賜罷斥疏　陸鳳儀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皇明疏鈔目録終

皇明疏鈔卷之一

君道一

法天順人疏　　王禕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

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成天眷哉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 陛下近發

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邉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寛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 陛下建國之始方将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畢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 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疏　桂彦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

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于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　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耕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　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

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

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

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

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
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
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三
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
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　六曰
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
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
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
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
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
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

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及股
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
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
固常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
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二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
亦須選擇宜令按察司知府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
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
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
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待加超擢則官
得其人矣　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
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寃民而致刑措之效矣　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美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啟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　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

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
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
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蠭起
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
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
朝貢閒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諭之彼將
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於遠哉壯猷遺燼
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
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十一曰蒐才俊古之
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

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 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當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

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令各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受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跡　解縉

臣伏惟命出惟行不宜數改刑期于無刑寧失不輕故令速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

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
闕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而惡
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
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
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尊榮賚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
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
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
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
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
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

學不絕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
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孫
識陋蝿集一時充圍寒士抄輯穢蕪畧無可采　陸
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敕
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
濂洛之隹葩根實精明隨肯類别以備勸戒刪其蕪
盍焚其繆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
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舂駁尤
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
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

並傳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思孟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　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寺閹尊　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侍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

爲公除山澤之禁（秋一云盃）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主
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
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絶其欺誑
斷所謂瑜迦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
省冗費減編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宮城之工役
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
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
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
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
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
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

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于治民治疆褺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近年以来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其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信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

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
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
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
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慾不測入人之
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
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
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
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輕重建不為君用
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
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
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椎

挺囂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翻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

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枲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

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

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讀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而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領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責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

婦女之條定之于不義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源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蓁楚屬官甚於奴隸至是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拳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奉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

暇組織成文冀以將来取舉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 主上之有天下埽除羣雄如蹊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令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 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

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彊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　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

眷顧之甚或者遽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孫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誅戮兵以危皇室遂成

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太過者與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

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

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憐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

其令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使

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邀求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 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譪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

人欲利于榷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令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辱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

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頥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

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
廉若是其智若是少不如法　朝廷不必貸之吾屬
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
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
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給屯田工役之
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
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
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
斥園邑非　朝廷所以恭承　宗廟意也近令就中
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役官者宥之而猶閒有拘其
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

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
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
突竄山谷如猳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
而乃策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無之深山大壑
人迹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
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
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
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
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　朝廷許
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

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 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令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比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 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

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
則超遷之苛刻聚歛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
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
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
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
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
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
行以致富庶也葢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
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
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
振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

瀉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瀉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

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　朝廷知所尚　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

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

速之過也

資治策疏

王叔英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略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三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

於工商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二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負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彊兼

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遠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

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遵奉有不耕而

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由於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妄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

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末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 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乎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寖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柰何

而民不窮困乎葢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矣以民稱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於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不給魚鼈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

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僭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有婚姻之事往往

假借於人務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貲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滛祠苟之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偏舉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養 聖躬勤政論惇孝義疏　董綸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敎女入宮魏謩諫而出

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

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
尹吉甫之為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
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
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
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
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諸臣常命
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
及 祖宗 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
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

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
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臣
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
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
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
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
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
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
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
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

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　太后
而脩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
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
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
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
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
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
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為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沖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

節日　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後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玆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已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爲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　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覺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居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

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循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獻言圖報疏畧　丘濬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　大寶之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　六朝閱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　皇

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致於不可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不

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
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
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卒爲敗亡也向使其君
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
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功德於民適逢機會因人
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
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開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
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
此大功上格　天心爲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
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嗇欲開先之

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而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至於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鳥三鳴于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於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速之間卜以古人占

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
然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
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
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
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當然之
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
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臣願　皇上體上天
愛民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
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
人言謹好惡而不流於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至於
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

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以禍亂爲憂屈已虛心不以顛危爲諱防慾而剛爲之制思患而預爲之防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理順於人心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議之訪於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

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
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
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覬吾機便之可乘上纔畧露
其微機衆即據以爲倖會而入其讒獻其計利其人
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
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
是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
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
保天和閱經史以富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
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
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

恍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狡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乎奢靡也在乎節省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譎佞也則　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　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　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主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愈謹而後可以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若敬有不存則心放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尚何望其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　神聖之姿始以布衣　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振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之敬

未嘗少忽蓋爲 聖子 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剏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剏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迨 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憂勤惕厲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皡而無忝於 聖祖也恭惟 皇上養德 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即位之日屬精圖治任賢去邪敬 天法 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隆大孝於 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太學凡古帝王聖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以望治使能存此心始終

不渝則真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可以繼　祖
可以陋漢唐而　皇明之大業可以保之於億萬斯
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戒也天
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所當察也　皇上纘紹洪基
當民窮財盡之餘兵癈刑繁之際所以凝　皇天之
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業危懼
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乎此心一有不存不流於聲
色則流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
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　帝王之盛德或有少
損不能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是
亦忠愛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

接見蓋亦有所待焉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
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者伊尹告太甲曰惟
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
也傅說告商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於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
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令
主伊尹傅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况邇來
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
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修德廣[illegible]以實而不以文之
際也伏望　祖宗剏業之[illegible][illegible]天命之靡常思

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機之
暇節嗜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思治道日御
便殿召見儒臣或諮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
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辯析孰為道心孰為人心某
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親
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　皇
太后　兩宮益隆其孝養於　親王介弟益篤其友
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而責其
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卻之而塞其釁夫政事之疑必
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
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　敕戒飭

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　敕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姦而禦侮科道焉　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賜其寬貸大臣爲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爲之優隆左右舉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来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便佞者罷逐之不疑於　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致太僭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齋醮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

徃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土暫免踏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爲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光廸于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于今而天變亦可以少弭矣臣本以庸才叨總風紀日夜思惟無由補報伏望少寬斧鉞之誅俯納芻蕘之語身體而力行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建言疏　　胡世寧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 陛下天性聰明日勤聖學至於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於

皇天而非三代以下今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其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恐　聖心泛勞於上敢述所聞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尹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授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其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

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
喜怒哀樂發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 國
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
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當喜當
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
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日
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
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併罪其
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
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
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

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修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伏願 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工惇厚溥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於後世矣夫當守成易溺晏安之時而不為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

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
而不爲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
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
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
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爲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
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尤甚以致政弊民窮
天災日見　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啟奮然
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
一新知我　皇上勵精圖治之至而皆爲奮明作有
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
速時名而或事爲過舉以失　朝廷建中立教之本

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參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亦坐贓奉提者至或大奸人貪墨之不許而惟繩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效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於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　聖明特　勅大小臣工令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大成裕之體雖懷惇大之心而又不可遂隳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　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為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論聽言

舜戒禹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雖然樂正諫而又曰朕塈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塈讒而又曰欲並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為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至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 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

習不正妄以將順爲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
於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爲匡救
甚者其心靡懷報國之誠惟圖媚竈之利因而排擊
忠良爲除異己至欲　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
賢而咸裎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
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蓋不止舜之所塈
也近賴　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讒說屏除士習
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又或
心本效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棄不無可惜
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
論至昧我　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

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調官員究
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
請或還原職或量收敘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敘之
人久謫遐荒者亦乞　聖慈體大舜欲並生就之意
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中立賢無
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於
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慎
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
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
不害其爲器也惟夫奸險媢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

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事交結投置清要坐躐卿輔而乃私立門戶謬為舊制以排斥真才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於此今我　皇上聽納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期得真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　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於可否相濟者匪徒君臣為然而僚寀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此臯陶陳謨於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　陛下以此

時戒群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 國家無疆之休
而已凡此經書大旨 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
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
願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一終